

大运河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大运河是一卷看不够的画册。南宋时期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是杭州；元明清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是北京；与大运河一同出生、一同成长、一同繁盛的典型城市是扬州；运河沿线，那些震古烁今的名城不胜枚举，也就衍生出一连串应“运”而生、因“河”而盛的打卡点，让人们在赏景的同时，怀古感今。

有人盘点出“大运河沿线100个打卡点”，可无论盘点出多少个，都会挂一漏万；这打卡点名单无论谁来列，都难以服众。根本原因在于打卡点实在太多了。要说这个话题，只能拣自己印象最深的几例略谈。

故宫就不用说了，早已深入人心，不好下笔。谁不知道故宫有多精美宏伟，谁不知道它所用的砖石、木料等大多通过大运河由全国各地运输而来。单说那些巨大木材，从云贵等地砍伐，辗转流经当地河道，入长江，转运河，最终抵达通州码头，再运到故宫工地；那些砖块自运河名城山东临清运来，而铺设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大殿地面的金砖则产自运河名城苏州。一语概之，故宫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大运河的气息。

北京通州区北端运河西岸有座燃灯塔，坐北朝南，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已有1400年历史，是京杭大运河沿线四座名塔之一。它和东南侧的三座庙宇合称“三庙一塔”古建筑群。据说北京大学未名



多少打卡点因「河」而生

文/林永芳

图/肖文津

明代徐州户部分司署主事张璇1624年为避水患而迁居此山，官宦之家、豪门富贾纷纷效仿，争相来此居住。久而久之，“住在户部山”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俗称“穷北关，富南关，有钱人住户部山”。这里至今仍留下不少大院，如余家、郑家、翟家、刘家……都是当年大户人家的宅邸，供世人管窥当年权贵聚居的辉煌盛况，更感怀那“水淹徐州”的苦难。

瞧，个园、留园、拙政园、狮子林、瘦西湖……那么多的著名打卡点都还没来得及细数呢，运河之畔的美景是何等缤纷灿烂，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湖畔的博雅塔便是民国时仿通州燃灯古塔而建。清代诗人王维珍有诗谓：“一枝塔影认通州。”古时，船只从大运河一路北上，望见燃灯塔，就知道自己抵达北京地界了。犹如在大海上远航，瞥见灯塔，顿时松了一口气——陆地到了，那该是怎样一种又温暖又欣慰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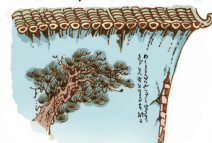
徐州古城之南有座户部山，又称南山。“户部山”，一听就是帝制时代的产物。据说当年项羽定都彭城，曾在山顶建戏马台，作为操练兵马之所，使得此山有了徐州第一胜迹之称。古时徐州水患频仍，宋以后，黄河夺泗入淮，流经徐州时往往泛滥成灾，州城不时被淹，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地势较高而又靠近城池的户部山就成了汪洋泽国中相对安全的宜居孤岛。特别是

成语故事

海阔天空

高西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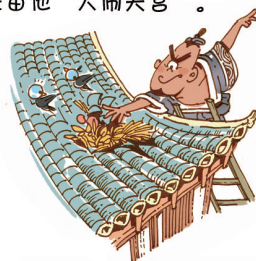
唐初，陟岵寺的玄览大师名望很高。画家张璪在道观墙壁上画了古松，文青符载为画写了赞文，文坛大V卫象题了诗，堪称三绝。



全擦掉，墙壁被你们的涂鸦弄得不像样了。



玄览的徒弟僧那，上房揭瓦掏家雀，下地挖洞熏老鼠，玩得不亦乐乎，玄览却任由他“大闹天宫”。



还有个徒弟义诠，四季一衫，一餐，自律苦修，却得不到玄览的点赞。



面对疑惑，玄览写道：道啊，广阔得很，不跟世俗较劲。大海任鱼跃，长空任鸟飞。



僧那的调皮也是修行的一部分。义诠不必一定要饿肚子，修行不是苦行，而是心灵的自由。



真正的修为，是在心灵的海洋里自由翱翔，而不是拘束于表面的规矩。



风物良俗

蜀乡坝坝宴婚礼

文/刘明

不久前我陪母亲回到阔别已久的四川故乡，参加亲戚的坝坝宴婚礼。置身于乡间青山绿水的环抱中，踏入那个被红灯笼点缀的坝子，张灯结彩的喜庆中弥漫着辣椒与花椒交织的香气，仿佛走进了一幅流动的风俗画卷。四川坝坝宴，或称“九斗碗”或“九大碗”，就是在露天的坝子上(平地上)摆开宴席。其历史可追溯至清朝乾隆年间，是四川农村庆祝丰收、婚丧嫁娶等重要时刻的传统宴席形式。其场景如唐代王驾《社日》所描述：“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初遇坝坝宴，作为外来者，我被老家人那浓郁的乡情深深打动。随着一声“开整”(开始)，宴席拉开序幕。宴席中没有山珍海味，只有家常菜肴，传统坝坝宴菜品讲究，一定要有肘子、烧白、酥肉等，都是以量足味美著称，每一道菜都承载着主人的盛情。那盘手工制作的腊肉，色泽诱人，是婆婆守着冬日的火塘熏

制而成；那碗热气腾腾的豆花，细腻滑嫩，是么舅妈一大早的辛劳。每一口美食，都是乡情的味道，“硬是巴适得板”。整个坝子宾客满座，欢声笑语，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幸福。

坝坝宴之所以传承至今，在于它浓浓的人情味和独特的社交方式，不论贫富贵贱，大家围坐一起，共享美食，谈笑风生。话题从今年的收成聊到往昔的趣事，从谁家娶了新妇到哪家又添了新丁，此时的宴席不仅仅是味蕾的盛宴，更是心灵的慰藉。坝坝宴以最质朴的方式，延续着人际交往的纯粹与温暖。

古诗云：“绿蚁新酿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坝坝宴上，虽然无雪的风情，却有热腾腾的菜肴，每一盘菜都蕴含着主人的盛情，每一杯酒都满载着远道而来的亲人的祝福。在坝坝宴的热闹之中，寻得一份久违的亲情，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守望。

穆柯寨穆天王(上)

赵洛严

宋辽开战，杨延昭命孟良、焦赞前往穆柯寨取降龙木，却被寨主女儿穆桂英大败。二将无功而返，途中遇杨宗保巡营，二人鼓动杨宗保挑战穆桂英，反被其生擒。随后，孟良、焦赞放火烧山，再被穆桂英击败。



弟兄双双把马上，不分昼夜为国忙。闲游郊外涉猎雁，路遇焦孟起争端。阵前来了杨宗保，不敌桂英被生擒。一见宗保被生擒，神火葫芦烧深山。